

上海绒绣传承人的黄岩“乡愁”

在沪生活50多年,包炎辉乡音未改,一钩一回绣“丹心”

苏浙皖人在上海

尽管在上海生活了50多年,包炎辉说话流露出“乡音”时,他会哈哈笑着说:“这就是黄岩话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传承人,73岁的包炎辉在略显拥挤的工作室里分享着他的工作和生活,彼时阳光透过窗户洒落,给房间里陈列的绒绣作品铺上了一层金黄。



扫一扫看视频



包炎辉(左)检查《浦江朝晖》细节 首席记者 陈昱玮 摄

舶来手艺曾辉煌

北洋泾路717号,一座两层的灰色小洋房,秋日的阳光下,一河之隔的商业广场人声鼎沸,而这边的“上海绒绣传承基地”则安静许多。

“绒绣,是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用彩色羊毛绒线绣出各种画面和图案的刺绣。它是西欧的舶来品,最早是意大利传教士带到上海的,在上海经过100多年的改良和传承,流传下来。”经过岁月的洗礼,包炎辉半长的头发已然全白,这个午后,他慢慢说起了他和上海绒绣的故事。

从和绒绣结缘,到出任上海红星绒绣厂厂长,从手工业受市场冲击的没落,到自己成立黎辉绒绣公司,大半辈子的努力和坚持,似乎只是一寸光阴的流逝。

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有11个厅陈列着他们团队的作品;作品《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尼克松总统》被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图书

馆;河南郑州黄河迎宾馆内有他们团队迄今为止创作的最大的一幅作品——《嵩岳秋色》,面积达106平方米……几十年来,包炎辉参与组织过许多绒绣作品的创作,尽管成绩辉煌,但如今,他却不得不考虑绒绣的传承问题。

新作出炉话传承

小洋房的二楼有几个工作室,其中一个面积大一些的工作室内,六七个工匠正在对作品《浦江朝晖》进行最后的调整,这幅长超过11米,宽4米有余的作品近日将接受验收。验收后,它将被送往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陈列。

“这幅作品是17个人,历时10个多月绣的,大概用了217公斤绒线,1300多种颜色,施了600多万针。”包炎辉戴上眼镜,拿着打印在KT版上的图案片段,和绣布上的色彩细细比对,一旁的工匠穿针引线,一针一针飞快地调整着色彩的浓淡,阴影的深浅,

“许师傅今年已经80岁了,绣了60多年,我们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也马上60岁了。”

说起人民大会堂为什么“偏爱”绒绣,包炎辉说,这跟绒绣的特点有关。色彩浓郁像油画,陈列不用玻璃框易保存。“大会堂的各个厅内经常有拍照的需求,如果陈列的作品上有玻璃,甚至油画的色块,拍照容易反光,绒绣不但不会反光,还会吸光吸音,而且几十年也不容易损坏。”他说,现在大作品的订单延长交货期的话,他们还能勉强接,但再过几年,还有人能接吗?

2007年,洋泾绒绣入选成为浦东新区首批非遗名录;2009年,海派绒绣申请上海市非遗成功;2011年,上海绒绣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针法不多,但囿于场地的限制,绒绣始终未能像十字绣那样风靡,为了推广和传承,包炎辉尝试生产“DIY自嘎绣”的材料包,便于绒绣进社区、进学校。“做材料包,是为了让

更多人可以接触绒绣,这样才有可能从中发现热爱并擅长的人,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因为场地的限制,绒绣产品出口原材料一般都会外发加工,这些加工点散布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虽然规模并不大。

绒绣回乡慰“乡愁”

关于黄岩和绒绣的话题,正是从原材料加工开始的。

“我从小在黄岩长大,当时还是在黄岩县,小学是在黄岩县第一中心小学上的。”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小学毕业后,包炎辉便离开了黄岩,开始在上海求学、工作,一走就是50多年,“我父亲是做木雕的,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在家里织草帽、绣花,他们俩都算是手工业者吧。”

包炎辉说,自己会和绒绣结缘,和父母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小时候我就觉得,要有一门手艺,这样走遍天下都不怕。”而在他的印象里,幼时生活的黄岩,便

是一个有着深厚手工业传统的地方,“那时家里邻居很多都跟我母亲一样,会织草帽,会绣花。”

谈话间,包炎辉对家乡的感情总是不经意流露。黄岩在他的记忆里,是小时候摆渡来回的永宁江,是下课后放羊的九峰山,是外婆家的橘树,阿姨家屋后的山竹林,是橘子一瓣四瓣的独特吃法,是长潭水库未能远足的遗憾。

“我有很多同学在黄岩,我也一直很关注黄岩的消息。”微信群里,儿时的同学时常分享黄岩的信息,包炎辉都会及时查看,得空他也会回黄岩走走看看,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工作的忙碌,走动少了,但心里仍一直牵挂着家乡。

直到那天,包炎辉在《新民晚报》看到了《布袋乡愁》。“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这么多年来在黄岩致力于乡村振兴,我觉得很亲切,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也想为家乡做些工作,想通过晚报认识杨‘高修’。”包炎辉说,他当下便给晚报微信公众号留言,希望可以在杨贵庆教授乡村振兴的规划里,融入上海绒绣的元素,而他手边的报纸上,《布袋乡愁》一文随处可见橙色荧光笔做的记号,他说,下次,他要沿着报道里的路线,再去黄岩走一走。

在包炎辉的设想里,拥有手工业传统的黄岩是“安置”上海绒绣的理想基地,最简单的,便可以从DIY材料包的制作入手。“这些材料都是环保的,没有污染,也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有一个展示的空间就可以,如果当地有人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开一个工作室,教大家绣。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常去走走。”

而这,何尝不是包炎辉的“乡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热点

长三角旅游乡村摘得世界级荣誉

“去年,我们村接待游客90余万人,村集体经济收入724万元,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村庄GDP近1亿元,其中七成来自旅游业。”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说,接下来,余村将系统梳理和延伸乡村旅游的价值链,进一步扩大余村影响力。

“自今年西递被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以后,我们进一步实现文旅融合,通过发展一些特别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楹联、匾额、徽州祠记等,更深度地挖掘文化旅游的内涵,让西递村的旅游跟文化结合得更深,走得更远。”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镇副镇长涂昊表示,为了做好保护工作,黟县制定出台了《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以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三个层次为世界文化遗产保驾护航。

近日,2021年首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发布,全国仅有2个乡村获此殊荣,均在长三角地区,分别是浙江

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村。近年,长三角乡村旅游快速发展,规模持续壮大,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成为上海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和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全市已有各类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区(点)450个,年接待游客超过1461万人次。”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军平介绍,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经呈现发展主体类型多元、产业布局逐步优化、发展机制不断创新的格局,一批乡村旅游景区入围上海市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和上海市市民“休闲好去处”。

“在江苏大地上现在已经呈现出田园乡村与繁华都市交相辉

映、美美与共的生动图景,在全国也形成了江苏乡村旅游独特的影响力。”

——江苏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表示,近年江苏乡村旅游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大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特色田园乡村的蓬勃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通过跨界、融合、共生、共享,汇聚长三角乡村旅游创客的智慧 and 力量,共同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长三角地区乡村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广大群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品质。”

——浙江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澎在2021年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上表示,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文旅需求旺盛市场广阔,期待三省一市的合作能够推动长三角文旅产业发展进入更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安徽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思路,做规划、建基地、创品牌,实现了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动变运动、农房变客房。”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王华在2021年安徽省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正拓展农业休闲体验、文化传承、教育科普和健康养生等功能,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了空间,为带动农民防返贫增收、实现农村产业兴旺开辟了新的途径。

“从世界城市发展进程来看,田园城市是一个潮流,未来乡村旅游会成为都市农业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体验农业,采摘农业、旅游农业,这类农业的三产化或者农业服务化,会不断成为新的增长点。疫情时期要求的保持社交距离,对城市居民走进乡村有巨大吸引力。”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曹东勃在上海乡村振兴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专家座谈会上谈到,未来乡村旅游将从打造风景,走向营造情景,从表层体验走向深度参与,这些都有赖于新一轮示范村建设的支持。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